



日落霞满天

◎黄平华

重庆的烟火生活

◎沈婵媛

我曾经去过重庆,没有在街头走一走,看一看重庆人自己的生活,那又似乎没有到过。甲辰五月,我随六六从武汉,途经荆州、宜昌、恩施,至重庆。第一眼见到江水边的风光一角就被迷住了。我在旅行途中,见到杂货摊上的纽扣、针线、剪刀、火柴与一把怒放的荷花在一起,那荷花把周边都点亮了。重庆就是有着荷花光亮的城市。

第一次站在重庆的街头,空气中流动着火锅味儿、烧烤味儿、各种香料的混合味儿,我一下子有了一种归属感,整个大街都在欢迎每一个不速之客。夜晚八九点行走在大街上,这里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,你不用担心找不到吃店,店门口打着通宵营业的招牌。我们因为要寻出租汽车的店面,不急着想去觅食,拐弯抹角地跑到一条巷子里,哪知已经打烊,旁边的人告诉我们,可以打电话试试。我们把门上的两个号码拨了一遍又一遍,始终无人接听。重庆人下班后去坐馆子了,才不理睬你。我们没租到汽车,看不了大足石刻,也许是天意,在重庆的博物之旅变成了慢节奏观赏。

第二天睡到自然醒,去街上吃早餐。吃了板凳面和松针包子。板凳面是坐在板凳上吃面。松针包子是松针铺底蒸的包子。我们笑说,这个非遗有点简单,却极为有趣。大家局促地坐在那里,怕汤汁洒到身上,吃得小心翼翼。包子有了松针的意象,似乎也有了松针的香味。吃完早餐,六六我带去逛十八梯。微雨,撑伞而行。重庆是山城,十八梯是建在山上的一条老街,橘饼坊、银耳铺、烧饼店、铜器馆、老水井,各类风物从上蜿蜒而下。行踏之间,不知哪里是起始,哪里是终结,总有错觉,山阶如一页一页打开的书,又如一层一层开放的花朵。我们走在书页里、花瓣上。

顺坡而行,到了解放路,雨渐渐大了,拐入凯旋路,有一其貌不扬的家常菜馆,老板娘在门口招揽生意,拖着长长尾音:“我家的菜好吃啰——。”我们被邀进去,六六点了藤椒兔肉、藤藤菜、蹄花汤。我

在想,这样邀客人的店能好吃吗?等蹄花汤一上来,我尝了一片海带,口味不俗。再喝汤,夹起蹄肉蘸酱料,特别过瘾好吃。藤藤菜,就是空心菜,与我平时所食的口感不一样,鲜嫩清脆,最终一根不留。吃完散步回驿站午休,我留恋途中看到的十八梯老茶馆,起来后独自一人前往。茶馆很大,旧木雕、老器物点缀壁上。坐池客人不少,一位穿长衫的先生正在说书。落座,点“山城飘香”。他唱了川江号子、重庆山歌、客家山歌、小孩子山歌、走马山歌、买菜山歌、骂人山歌。唱词我不大听得懂,过江调子一起,大家会停止嗑瓜子,一起跟着喊号子。这样放松而惬意的片刻竟有一种永恒的感觉。汪曾祺的“泡茶馆”,是一种无法回来的浪漫。然而,山城里毕竟还有茶馆,为旅途中的人洗去尘埃。说书先生说,以前靠天靠地吃饭,哪有什么就业问题,愿大家远离纷争,远离内卷,让生活恢复本来的样子,呈现出日常该有的美好。邻座的茶水续了一盏又一盏,杯中已无茶色,他一定坐了大半天。而他明天也必是要赶路的人。

天色将晚,六六带我去观洪崖洞。我在这里迷路了,一会儿拾阶而行,一会儿乘坐电梯,上上下下,不知山城有没有初始的“一”,我觉得都是“一”,又都不是。六六领我到江边的观景平台上,等待吊脚楼的灯光亮起。巴蜀风格的建筑群悬在山崖边,那些雕花是动人的,是这个地方的人雕刻的对这个地方的心动瞬间,可惜离得远,看不清。灯光次第点亮,一盏、两盏,缓缓地,整个吊脚楼闪亮起来。仿佛,刚刚还静止的人群也在倏忽之间流动起来。夜色逐渐浓郁,建筑群燃烧着,顿生哀愁的美感。我们从观景台撤出,行到上面看大桥。嘉陵江上的红色大桥刚好亮起,明明灭灭,闪烁不定,而另一座大桥则像一道闪电,通体发亮。又转道下行,到红色大桥上去观看吊脚楼,宛如天空之城,有一种幻灭感。嘉陵江水映照着岸上的建筑,闪着玫红、冰蓝、橘黄的光晕,而江水还是呈墨色,这是重庆的底色,

亦如这片曾经遭受创伤依然怀有深情的土地。璀璨是夜航船、是吊脚楼、是岸上的建筑,如此错彩镂金的美,只有重庆这座历经风雨的山城承受得起。

往回走的时候,雨渐渐停歇。街上有卖茉莉花的小摊,售卖茉莉花与珍珠穿成的手链。有流动的豆腐脑担子、挑挑肥肠担子、红糖糍粑担子。挑担人偶尔碰到,耳语一番,继续营生。各式吃店依次铺开,火锅沸腾如红色火焰。从不过夜生活的我也入乡随俗,十点钟坐在街边,喝啤酒、涮火锅。街边的夜市千灯如昼。整个重庆是喧嚣的,它的声色如海浪席卷着我。这里没有一刻是安静的,我忽然觉得在这样的声浪里,心,反而安静了。

我的心脏出现不适已有一年多的时间,每天夜里睡觉听见心脏的跳动声,甚至觉得它要跳离身体,令我无法正常入眠,后来发展到白天静下来也能听见心跳。心神不宁成了我的生活常态。我的痛苦少有人知晓,因为神色如常。有一天,去风铃轩有事,与一位画家聊天,他说,你气色很好啊。我告诉他,一直受到心跳的困扰。他竟幽默地说,你这个人很静。言下之意,人静,才听得见心跳声。其实,更静的,是这座城市。到了夜晚,大家下工都归家了,关起门来做自己想做的事,做家务、做手工、画画、写字、刻木剑。还有人在家里建个图书馆,做编目的事。而我居住在荒郊野岭,这里更为安静,有不会说话的山和树。在这样宁静安逸的环境里,我的心脏出问题了。起初决定出门旅行,我很害怕,怕劳乏使我的心脏不堪重负,随身带着救心丸、保心丸、辅酶等各种药。旅程开启后,只想到吃美食,吃药的事忘得一干二净。重庆是旅途的第二站,在周遭的喧哗与鼎沸中,我无法关注到自身心跳。心,反而回归到正常的频率与轨道。

我也不知为何在极为平静的城市中,无法彻底放松自己,逃离心脏的干扰。而甚嚣尘上的重庆,却忽然医治好了我的心脏问题。也许,看起来人声鼎沸的城市,它的精神内核是松弛。

灯下漫笔

“七〇”后的文学风华

◎刘伯毅

我和陈佳新先生相识有8年了,也是因为文学而成为好友。记得我俩第一次相识,他已60多岁,拿着自己的作品和照片,申请加入通州作协。从申请表工作履历栏中得知,他长期在川姜镇担任村支书。佳新兄喜欢文学,选择了读书写作,我当即到区文联给他办了证,后来他又加入了南通市作协,我把他拉到南通市作协群中。陈佳新先生发挥自己的组织协调能力,利用自己良好的人脉关系,在川姜籍大企业家、上海市劳动模范朱炳明先生的支持下,反哺文学,组织起了文艺团队,开展了一系列文学活动。

几年来,随着文学活动的增多,佳新兄的佳作也不断涌现,作品质量不断提升,先后在通州、南通、南京等地报刊上发表。特别是《江苏广播电视报》2022年11月18日整版集中刊发了佳新兄的《咏春》《姜川夜色美》《雨夜遐思》三篇散文佳作,还配发了他的介绍和照片,显示了他不凡的写作功底。随着文学作品的积累,他准备正式出一本文学专著,给自己做一个阶段性小结,也和我说过几次。但由于他是川姜江海文艺团队的核心,许多事他都亲力亲为,头绪多、事务杂、编务忙、应酬多,他一个人顶几个人,有时忙至深夜。他总是先忙集体的、大家的事,再忙自己的私事。

佳新兄和通州区作家协会等单位一起组织开展“走进最美乡村”和“走进最美企业”等活动,每次都要召集通州区内外近20位作家,多角度、全方位、深层次地集中采访撰写,有许多文学作品在南通报刊上发表,然后汇编。让文学照亮生活,又让生活哺育文学,此举得到乡村、企业的广泛欢迎,既为乡村、企业“三个文明”建设推波助澜、扩大宣传,又为他们进一步发展出谋划策,同时还为文学作者提供了相互切磋、共同提高的平台。

佳新兄的书取名《笔海寻梦二十年》,“笔海寻梦”也是他的微信名。《笔海寻梦二十年》一书,主要文体是散文和诗歌,这两种文体最大的特点就是主观色彩浓郁。佳新兄的散文和诗歌都以情感浓郁、感情充沛、语言华美、比喻贴切、词汇丰富、想象瑰丽等见长,写川姜、写父母、写老屋、写儿女的新家合肥,都饱满真情。我认为在所有的作品里,佳新兄最钟情的、自己说得最多的就是长篇抒情诗《今夜,我要醉在川姜》,这首诗语言优美、意境深远,每一句都仿佛是一幅流动的情感画卷,让人陶醉其中。他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法,将川姜的美景和人文内涵以及内在的精神风貌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来,是一个赤子对母亲的爱,饱含了对川姜的深情厚意。

陈佳新先生的文学矿藏丰富,体量很大,文学养分深厚,收录在《笔海寻梦二十年》一书里的文学作品仅是他一部分作品。他是一个带光带声的人,也是一个能给人带来欢乐的人。他虽今年已过了70岁,但满头黑发,精力充沛,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,相信他会不断展示自己文学上的风华。